

清官难断家务案“负心”之氓有些冤

——《诗经·卫风·氓》男主人公形象另解

○彭光富

(江门市江海区外海中学 广东 江门 529080)

[摘要] 古往今来,学者大都将《诗经·卫风·氓》定位为“弃妇诗”,将“氓”定位为薄情寡义的“负心汉”。这一定论有失偏颇。本文从《氓》的内容分析入手,结合春秋时期婚俗,指出将“氓”简单定位为“负心汉”是对西周文化不了解的体现。因此,将“氓”武断地定论为“负心汉”,难免有冤枉的嫌疑。

[关键词] 氓;负心汉;冤枉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10(2012)4-0061-01

一直以来,学术界多把《诗经·卫风·氓》(以下简称《氓》)定位为“弃妇诗”,男主人公“氓”也被定位为背信弃义、始乱终弃的负心汉。但我们在唾弃谩骂他的时候,似乎更应该想一想完全出自女主人公之口的控诉真实性究竟有多少,虽然褚斌杰、余冠英、聂石樵诸先生一致认为是负心之“氓”抛弃了痴情之“妇”,但笔者认为,“氓”被定位为负心汉,实在有些冤。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氓》中“妇”的心情:“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翻译成现代文就是“我的兄弟不了解我的处境,都讥笑我啊。我静下来思考,只能自己伤心”,试想,西周时期,一个不迎自归、兄弟讥笑、独自伤心的女子之“控诉”,其真实性究竟有多高?谁能保证她此时不是说气话?不是在发小姐脾气?退一步说,就算其“控诉”是肺腑之言,我们逐一分析一下“妇”所认定“氓”的三宗罪:“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第一宗罪:“信誓旦旦,不思其反。”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文,意思大致是:誓言是真挚诚恳的,没想到你竟会变心。可读完整章,我们几乎无法看出“氓”对女主人公的感情究竟有多深,仅有一句“及尔偕老”算是吧,但正如诗中所述,这句话应该是“总角之宴,言笑宴宴”之语,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小时候天真无邪的感情,而西周法定,“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周礼》),“氓”的“信誓旦旦”只是儿时的玩笑话,童言无忌,怎能当真。汉武帝“金屋藏娇”的故事到最后证明也只是小孩子之间的一句戏言,皇帝尚且如此,何况是“氓”。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他们之间是有感情的,只是那时所谓的感情并不能够代表成熟的爱情,而“妇”却把这句戏言上纲上线,进而谴责男主人公“不思其反”,其动机值得怀疑。

第二宗罪:“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女子没什么过错,男子行为却前后不一

致。男子的爱情没有定准,他的感情一变再变。总之是“女子没错,男子全不对”,果真如此吗?我们研讨一下西周的婚姻制度就可以说明一切了。春秋时代婚礼,据《礼记·昏义》记,“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六礼备,谓之聘;六礼不备,谓之奔。”可以看出,“六礼”的第一条就是“纳采”——男方托媒说亲,《诗经·齐风》也提到“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就本诗而言,“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结婚是终身大事,为什么“氓”不通过媒妁,而直接与女子商量呢?“妇”呢?明知道氓“无良媒”,却冒着“奔”的恶名嫁给他,且“以尔车来,以我贿迁”——男子一旦用车来接她,她就不计后果,也不和家人商量,毅然决然地带上自己的一切,跟随了这个男子,人家出嫁有聘礼,她出嫁还要给陪嫁,婚姻大事竟如此草率!要知道,唾手可得的东​​西往往不珍惜,换句话说,容易得到的东西也就容易被抛弃,这是一般的常识。此外,在男尊女卑的西周时期,夫家没有任何明言休妻的情况下,“妇”“不迎而自归”本身就触犯了婚姻之大忌。

“士贰其行”“二三其德”有无此事姑且不论,单就此二句而言,它也不一定是爱情上的前后不一、三心二意啊,也可能是指办事上的前后不一、三心二意呢。因为“德”的意思本多与事业相关:孔颖达注疏说,“既得其理,执之必固,不为邪见更致差贰,是之谓一德也。而凡庸之主,监不周物,志既少决,性复多疑,与智者谋之,与愚者败之,则是二三其德,不为一也”,因此,“二三其德”应为办事上的前后不一。且本章中有“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之语,试想,有如此勤劳的“妇”居然会“三岁食贫”?据此,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氓”办事前后不一,没有一个定准,三番五次地中途变卦,以致将家庭经济弄得“三岁食贫”,这就应了“不会

(下转第65页)

[作者简介] 彭光富,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外海中学教师。

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作者为何欢喜若狂?为何“涕泪满衣裳”?为何跟妻子久别离?为何放歌纵酒?知道了“剑外忽传收蓟北”的历史,就不难理解已经52岁漂泊到四川梓州已经五个年头的杜甫,忽然听到朝廷军队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欣喜若狂写下了此诗。诗歌一气呵成,气势激昂,很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听到胜利消息之后的狂喜之情及希望马上回到洛阳的愿望。诗歌也被称作老杜的“生平第一首快诗”。

读者对诗歌进行鉴赏的时候,要更多地注意诗人的生平、身世、创作风格、做诗时的社会背景和当时情景等因素,深切体会作者做诗时的本源意图,就会对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有更深刻的认识,也就会更容易做到“达诂”。

三、精研以达诂

陶渊明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他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妙造自然,固不会穷难穷之理,然若一向走马观花,都不措意,何至于“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呢?如何对诗歌进行精确的解读,我们需要“精研以达诂”,“欣赏文学,舍精研更莫由也。研之精则悟之深,悟之深则味之永,味之永则神相契,神相契则意相通,意相通则诂之达也”。

苏轼一生旷达豪迈,他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吸引了无数文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苏轼的生平及其为官经历,乃至其生性为人,结合词中语句,准确地领略苏轼旷达的胸襟、气度。“穿林打叶”之音,显示这来袭的风雨何等声势!但从沙湖道上现身的词人,却“竹杖芒鞋”、吟啸而来,表现着闲庭信步的

潇洒。“谁怕”一语的反问,加之“莫听”“何妨”的映衬,显得气度从容,更有了遇祸不惊、笑对苍茫的风神。

李清照《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此十四字之妙,一在叠字,二在有层次,三在曲尽思妇之情。丈夫已经远行,而闺中妇人心犹未信,故用“寻寻”,寻之不见,便细察之,故用“觅觅”,始终未果,才觉丈夫真的去也。顿觉闺中“冷冷”,身之冷玲,外也,继而“清清”,心之清清,内也。由外及内,顿觉“凄凄”,是冷清之感凝结于心,凝于心而心不堪任,故曰“惨惨”,悲集心头,终于伏枕而泣,故终止以“戚戚”。步步写来,自疑而信,由浅入深,何等层次,几多细腻,妇人心思被写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

结语

诗词的鉴赏,往往由于语言表达的局限性、诗美要求的朦胧性、语言文字的局限性、诗语结构的多变性、阅读主体不同等诸多因素,而导致解读诗歌出现偏差及不能甚解。但是,解读诗又要求言之有据,不能天马行空,不能将能动性变成随意性。总之,对于诗歌的解读,总会有一些固定的解释,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解释。应该给予读者一定的空间去自由阐释。解读诗歌最终的目的都是获得艺术审美体验。所以,很多诗词不必一概而论“诗无达诂”或“诗有达诂”。我们只求能在做到“精研”的基础上,最好的品味到诗词中意味、意绪和意趣。

【参考文献】

- [1]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M].北京出版社,2003.
- [2]李妙玲.浅论“诗无达诂”说[J].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
- [3]周静敏.诗无达诂和诗求达诂[J].浙江师大学报,1999(3).

(上接第61页)

盘算一世穷”那句话。从二人多年的感情以及“氓”贫困的家境(从“子无良媒”“以我贿迁”及“三岁食贫”可知)来看,能娶“妇”为妻已属“幸复得此妇”了,哪能停妻再娶?即使如女之所说“桑之落矣,其黄而陨”,那也是属于正常的“审美疲劳”而不至于“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士”的情“说”不一定是薄情的表现,也可能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从一般婚恋过程看,热恋到婚后一段时间,爱情之火会逐渐平息,这个过程,通常是男快女慢,情意缠绵而又敏感的女方自然就会觉得男子已没有先前的激情了。

第三宗罪:“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翻译成现代文就是,(你的心愿)满足了,开始凶恶(虐待)起来了。前文“三岁为妇,靡室劳矣”,王力解释为“没有家务烦劳,意思是丈夫还爱自己,不使(女子)自己从事家务劳动”(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是另一种解释:“靡室劳矣”言不可以一劳计,犹“靡有朝矣”言不可以一朝计也”,指一切家庭事务都得由女子自己担负。但无论哪一种解释,都无法论证“氓”之“遂矣”与“暴矣”之间存在必然性。从王力先生的注可以推断出“氓”是一个十足的好男人,爱妻如己,不可能“暴矣”;从马瑞辰的注推断,女子的辛劳为男子免除了重负,男子因而得以轻松度日,不料却养成了男子的骄逸之

气,那么“氓”“遂”的是什么呢?财还是色?如果为财,“以我贿迁”,说明“妇”出嫁时就已经把财交给“氓”了,没必要多年以后才“暴矣”;如果为色,“于嗟女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诗句表明年轻时的男女主人公确有肌肤之亲——与《诗经》同时或稍前的《周礼·媒氏》中有“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的记载——多年以后再“暴矣”的可能性也不大。说“氓”富贵易妻,我们既找不出“氓”富贵的痕迹,也找不出“易妻”的迹象。

当然,“氓”在这场悲剧婚姻中也并非全无过错,“怒”是“氓”的致命伤。贫贱夫妻百事哀,尤其是当一个易“怒”的“氓”碰上一个爆“烈”的“妇”,婚姻怎么可能不亮红灯?但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不能仅凭“妇”的一面之词就将责任完全推给“氓”,所谓“清官难断家务案”即此谓也。

总而言之,“氓”被定位为一个背信弃义、始乱终弃的负心汉实在有些冤枉!

【参考文献】

- [1]王力.古代汉语[M].中华书局,1999.
- [2]清·马瑞辰.十三经清人注疏·毛诗笺通释[M].中华书局,1989.
- [3]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中华书局,1980.